

石节子的艺术与生活

艺术重要，还是雨水重要？看起来是无所谓的事，但石节子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。如今，这个只有3户人家的山村是出了名的“网红”。

石节子是地名，坐落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叶堡镇新联村的一片山地间，因村边有花岗岩石头而得名。13户村民院落依着山势分布在5层台地上，一节一节，高低错落，形成了一个自然村。不同于黄土高原上其他小山村，漫步在石节子的山间小路上，随处可见艺术作品。

石节子也是个美术馆名，13户村民院落构成13个分馆。自2008年石节子美术馆建馆至今，收藏有摄影、绘画、雕塑、影像等作品近600件，每年都会邀请国内外艺术家与村民互动，举办100多场次艺术活动。

在干旱的石节子，人们期盼雨水，而艺术已融入生活。

最好的特产

在我生命的前30多年里，始终在费力气做一件事，就是逃离贫穷、干渴、落陈发霉的故乡——越远越好。后来我开始频频回到石节子村……试着用艺术的方式改变村庄。

——靳勒，中国当代雕塑家

少雨缺水，靠天吃饭，“遇上天旱，样样没”。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，所以靳勒要逃离。1986年，靳勒考上西安美院，成为石节子第一个大学生。毕业后在深圳打工，后来在西北师范大学当老师。

靳勒早期艺术作品中传递出强烈的“逃离意识”。比如，立在石节子村道旁的雕塑《飞翔的鱼》。这条黑色的“鱼”近3米长、1米多高，创作于1999年。鱼的头部是靳勒自己的脸，眼球凸出望向远方，鼻孔打开，嘴巴像鱼一样张大，耳后有两条绷直的手臂紧贴鱼身，给人一种用力向前游的视觉冲击。那一年，靳勒创作出了“人与动物”系列作品，把自己的头像嫁接在虫、鸟、鼠等动物身上。

在《飞翔的鱼》雕塑介绍中，靳勒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灵感：“我一直在想，我为什么要去做虫人、鱼人、鼠人、鸟人，为什么不做狮人、虎人、豹人、狼人；因为我的环境让我做虫，让我做鼠，我无法超越现实，我梦想成为鸟人，逃离家园……”

奋力逃离后，靳勒开始试图改变村庄。“2000年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毕业后，靳老师的艺术观念有些变化。到2005年，他会经常在村里做些作品。”作为靳勒的学生，胡建强觉得这是靳勒的情怀，他一直没有放弃石节子。

2004年，靳勒创作了汉白玉雕塑《休息的鱼》。依然是自己的头像，相较《飞翔的鱼》，这条白色的“鱼”小了很多，紧贴鱼身的双臂也弯曲了。少了力量感，但看起来更恬静松弛。从“飞翔”到“休息”演绎着靳勒的心路历程，没有什么地方比故乡更适合心灵休憩，或许这种松弛感更符合石节子的气质。

艺术家的休息，与农民辛苦劳作后的休息并不相同。2007年，靳勒带着4名石节子村民远赴德国参加卡塞尔文献展，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家乡。一年后，靳勒被村民推选为“名誉村长”，并创办石节子美术馆，以“艺术乡建”的形式探索小山村社会价值的实现路径。

与大部分艺术家创办的美术馆不同，石节子美术馆是一个开放式的艺术空间，整个村庄的田园、植被、家禽、农具、用品甚至村民生活都是展品。“银杏馆”“安安馆”“保元馆”……13户村民的家门口，都有一个用细钢筋编织成的馆名，以主人的名字命名。靳勒家叫“海禄馆”，那是他父亲的名字。

在石节子村口的黄土崖壁上，刻着“石节子美术馆”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，下面是一行用树枝编成的英译字母。胡建强回忆说，这几个字是靳勒的母亲“题写”，老人没有上过学，也不会写字，照着“画”出来后，经过网友投票决定选用，并由村民们在崖壁上用铁锹铲出来。

有人说，贫瘠的石节子现在最好的特产是艺术。细品村庄，所言不虚。村西头崖壁上，挂着几个铁匣子，是中国美术学院一位学生的作品，她收集了5位村民的秘密，写在纸条上密封，名为《秘密》；旁边一件雕刻在黄土上的马，看起来并不像马，名为《你是我的也是我的》，取材于当地的“金马”传说，由村民靳彩琴手绘、艺术家高峰塑出；村民李保元家门口，郑州大学一位学生受村民的眼眸触动，将100多支啤酒瓶环绕一面巨幅广角镜镶嵌在墙上，创作出《大地之眼》……

从逃离到回归，并试着用艺术的方式改变村庄，石节子的儿子靳勒和艺术家靳勒，会以不同的身份怎么看今天的石节子？遗憾的是，2021年初靳勒去世，人们只能通过这个被艺术改变的小山村与他对话。胡建强说，石节子美术馆或许是靳老师最重要的一件作品。

哪个更重要

没有艺术，我们来不了德国；但是没有雨水，就吃不饱肚子。艺术重要，雨水更重要。

——靳女女，石节子村民

在石节子艺术乡建馆的展厅入口处，竖立着一张巨幅照片，是靳勒与村民们在村口的合影。照片上方贴着几个大字：艺术重要，雨水更重要。说这句话的人叫靳女女，2007年去德国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4名村民之一。

靳女女已经去世，但当年前往德国的同行者李保元清晰地记着每个细节：看展览的时候，外面下大雨，他和靳女女都在看窗外的雨。有个德国记者问，你们大老远来了，为啥不看展要看雨？靳女女说，我们那地方太旱了，有了雨就能吃饱肚子。

当记者问道：“艺术重要还是雨水重要？”靳女女回答，“没有艺术，我们来不了德国；但是没有雨水，就吃不饱肚子。艺术重要，雨水更重要。”中国西北干旱山村一个农民几句朴实的话，意外成为让艺术家们点赞的“金句”。这句话也触动了靳勒，让他下定决心要建一座自己的美术馆，用艺术改变村庄。

李保元在这之前从没有看过艺术展，短短几天的德国之行，他对展出的油画作品已经印象模糊，但至今仍然羡慕德国的雨。“去的时候，德国的油菜籽正黄。待了几天时间，一直在下雨。”在他眼里，虽然雨水更重要，艺术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石节子，“靳老师带来的艺术传递了一个信息，可以调动更多资源来改变村子”。

2015年，中央民族大学的艺术家琴嘎与李保元合作了一件“作品”。“这里原来是条土路，一下雨就冲坏了。琴嘎老师带我到北京找几位艺术家募捐了2万多元，他负责设计，我带着村民把路修完铺上石板。”虽然只是一条60米长的村道，但李保元也认为这是艺术作品，并取名为“公民之路”。

走在村里，李保元对每件艺术品都能作出自己的点评，他最喜欢的是靳勒创作的汉白玉雕塑《母亲》。“每个人都母亲，每个村庄里都有母亲。这是靳勒老师眼里的母亲，也是石节子的母亲。”

在石节子，艺术不像雨水那么直接地改变黄土地，但又在“润物细无声”中对村庄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78岁的村民孙银银说，雨水和艺术一样重要，“以前除了过年走亲戚的人来，没几个人知道石节子。我们见着生人都躲，不敢说话。”眼前的孙银银很健谈，用浓郁的方言说，“现在村里每天都有人来，我们都主动打招呼”。

站在家门口的太阳能路灯下，70岁的村民雒反儿认为艺术更重要。这几盏路灯是雒反儿提出想法、艺术家葛磊实施，在2016年5月完成，似乎与普通路灯无异，但却是一件行为艺术作品。“没有艺术，门口连个照明的都没有。”雒反儿说，村里这些年变化都与艺术有关。

没有人愿意待在一个贫瘠闭塞的小山村里，但无数人会喜欢上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乡村空间。用一个流传较广的词，靳勒在石节子的艺术乡建是“引进来、走出去”。来自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走进石节子，与村民合作留下作品，成为村庄独特的艺术风景；石节子的大部分村民都被靳勒带着走出过山村，前往大城市参加展览开阔眼界，成为村庄独特的艺术村民。

这些，或许就是李保元所说的“资源”吧。每人都能谈点儿艺术，每人都会创作点儿艺术，每个人都受益于艺术。这样的村庄在黄土高原的深山里很罕见。“石节子在今天广受关注，归功于艺术活动和创作，这也是艺术的魅力所在。”叶堡镇副镇长李文平认为，艺术给了石节子新生的生命力。

拔掉贫穷的刺

花椒，从头到脚，都是刺/我问妈妈，为什么人们还要摘/妈妈说：贫穷是一种更尖锐的刺。

——贾馨研，秦安县西川中小三年级学生

回到石节子，就是想拔掉贫穷这根“更尖锐的刺”。在很多艺术家看来，靳勒在石节子的艺术实践活动，是回到生活中去搅动现实，给村民们提供价值的认知。

2015年5月，琴嘎和他创办的北京“造空间”发起“一起飞——石节子村艺术实践计划”，召集25位新锐艺术家来到石节子，用写着名字的土豆抓阄，与25名村民结成对子，共同完成至少一件无论是雕塑、摄影、绘画，还是行为艺术作品。这种方式以自愿、平等的交流为基础，但与扶贫结对不同，更多的是为村民提供情绪价值。

比如，村民叶调调在艺术家赠送的保险箱里，放上她的病历、医院发票、拍的片子，成为她与北京艺术家吴高钟共同完成的作品《重量》；村民杨菊秀与艺术家成林合作《好雨知时节》的黑白画作，杨菊秀画出低矮的小树，成林画上云彩和雨；艺术家李颂华扛着村民靳世林在半夜12点出发，爬山去看早上的日出，被命名为“一人半身高的夜晚”的行为艺术……

这些艺术实践看起来并不像艺术，甚至有点“荒唐”，却让村民们以作品的方式，看到了自己在黄土地上劳作之外的价值，并转化为一种被尊重的自信。“一起飞”计划为期一年，但对石节子村民的影响却非常深刻。

“你想想，红强的一幅画能卖500元！”石节子的人们说起艺术带来的好处，都会提起29岁的靳红强。因身患残疾，红强只有10岁孩子的身材，也不爱和人交流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红强拿起靳勒的笔墨，在纸板上涂鸦，他告诉靳勒画的是自己。这幅看起来有点抽象的自画像引起靳勒注意，他鼓励红强继续画身边的事物。2019年，靳勒在北京世纪坛为靳红强举办了一场画展，现场有多幅作品被私人收藏。

来自石节子的艺术作品，越来越多走出大山，因其与生活紧密融合受到艺术家们的认可。由中央戏剧学院教师赵晨设计、石节子村民缝制的荷包，装上村里产的花椒粒，一件能卖50元；村民们制作的泥棒棒，取名“基因棒”，在参加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开馆展览时被收藏，一根泥棒棒卖了50元。

“用村里的果树枝做骨架，村民们的毛发、衣服碎片加上村里的红土和成泥，总共做了200根泥棒棒。”村民靳茂林当时参与制作了30多根，按他的理解，这根泥棒棒之所以叫基因棒，是因为植入了村庄生产生活的基因。

石节子的村庄基因变成艺术，石节子的艺术基因成为村庄资源。“艺术就该是这样，走进真正养它的土地，接地气才能有灵气”“艺术的重现换来生活的重生”……在石节子乡建艺术馆的留言簿上，游客写下感慨；周末前来研学的中小学生，用绘画、诗句表达自己对大山、花椒、杏子的艺术解读。

是艺术实践，也是村庄与文艺共生的乡村振兴探索的石节子，入选2024中国群众文化品牌典型案例。站在《飞翔的鱼》雕塑前，李保元默念，“游客越来越多，村里的条件越来越好，靳老师的愿望应该实现了”。



少人望而却步。郭子龙说，以前柿子90%以上以鲜果销售，一斤仅卖几毛。因为效益低下，一些柿树被砍伐或荒废，这么好的资源不能有效开发利用，着实急人。2018年，郭子龙带着团队与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，探索用冷冻技术延长柿子保质期。科研团队研发出“梯度降温法”，速冻

王胜强，迅速形成冰晶，保留了柿子营养，还通过靶向脱涩有效去除柿子涩味。冰柿既能全年保鲜，又保留“冰沙”般的奇妙口感，鲜果附加值从几毛提升至10元一枚。冷链物流网络则让冰柿在48小时内直达全国，登上商超货架。把冻柿子放进杯子里，用勺子挖着吃，吃柿子变得很优雅，避免了手拿柿子吃挤一手汁的尴尬。

冰柿热销惠及农户。鲜柿收购价从每斤0.8元提高至1.5元，种植亩均收益达6750元。

“中独乐村以前是个不发达的山沟村，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选择外出打工。”易县国腾林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旺说，“今年我们和企业签订了订购合同，现在靠着冰柿产业，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，真正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。”

“依托院校，通过农业科技特派员驻村指导，职业经理人运营、农广校培育‘土专家’等组合拳，当地正全面提升柿农管理水平，推动磨盘柿产业标准化、品牌化发展。”保定市农业农村局总经济师王伟华说。

王子萱 来稿邮箱 fukan@jjrbs.cn

生活中的经济学

餐饮品牌为何偏爱“有名有姓”

于 浩

王繁星面馆、文立新秤盘麻辣烫、胡万串饼……打开手机搜索美食，会发现许多以人名命名的餐馆。而像“爸爸糖吐司”“外婆家餐厅”“爷爷不泡茶”等采用家庭称谓来命名的餐饮品牌也不在少数。为什么餐饮行业偏爱这样取名？这要从行业特点说起。

民以食为天，多年来，我国餐饮行业保持高速增长，市场规模持续扩大。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外卖行业的蓬勃发展，推动餐饮店的经营模式更加多元化。然而，餐饮业准入门槛较低、品质要求高，竞争非常激烈，想要做好并不容易。

如何在线上平台被更多消费者选中，如何在线下堂食赢得顾客青睐并提高复购率，成为当下餐饮经营者面临的重要课题。消费需求愈加

细分，食客的品牌忠诚度相对有限，餐饮行业的比拼早已不局限于价格、品类、服务和装修等方面，而是品牌建设和综合竞争力的角逐。

不管以姓名还是家庭称谓来命名的餐饮品牌，都使它多了记忆点，也多了些人情味。就餐饮品牌建设而言，这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品牌差异化策略，不仅能体现出个性化，还可以融入情感与文化内涵。

有人情味儿的名字，能有效缩短品牌与消费者的心理距离。当我们习惯于依赖人际关系建立信任时，这些店名可以有效消解商业场景的疏离感和陌生感。在《乡土中国》中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“差序格局”的概念，即越是自己熟悉的人关系越强，然后逐渐向外一层层疏远，最终是没什么关系的陌生人。

更何况吃饭这件事，在中国人眼中可不仅仅是果腹之举，而是情感联结的重要载体。这样的命名方式可以唤起消费者对家和亲朋好友等温暖意象的联想，有助于餐饮店建立有温度、有人情味的品牌形象。

品牌“有名有姓”，还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度，容易让人联想到“老店”的匠心传承，不仅呈现出以个人信誉作背书的创业决心，还传递出经营者对自己约束的态度，会给消费者一种“独门手艺”的印象，更容易成为社交话题。

当然，记得住店名不等于留住得顾客。取一个有趣的店名不是餐饮店的金钥匙，而是一个起点。餐饮是一个容错率极低的行业，各个环节都要把控到位，因为“一荣未必俱荣，一损必定俱损”。通过持续提供色香味俱全的菜品、整洁明快的生产和用餐环境、恰到好处的服务以及稳定品质的外卖，才能让品牌实现从“有名有姓”的名号初传到让消费者吃得“有滋有味”的体验深化，最终实现“有情有义”的情感认同，从而完成从品牌认知到商业价值实现的完整闭环。

易县，古称易州，因易水得名，山川秀美，地貌齐全，水资源丰富。太行山的灵气和良好的气候条件滋养了这片土地，易县磨盘柿色泽橙黄，果面光滑，果肉甘甜，素有“色胜金依，甘逾玉液”的美誉。如今易县磨盘柿已是国家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，种植面积达11.3万亩，年产量约25万吨。

然而，鲜柿子储存难、销售周期短的痛点困扰了柿农数百年，柿子的涩味也让不少

本版编辑 陈莹莹 李 静 美 编

王子萱 来稿邮箱 fukan@jjrbs.cn